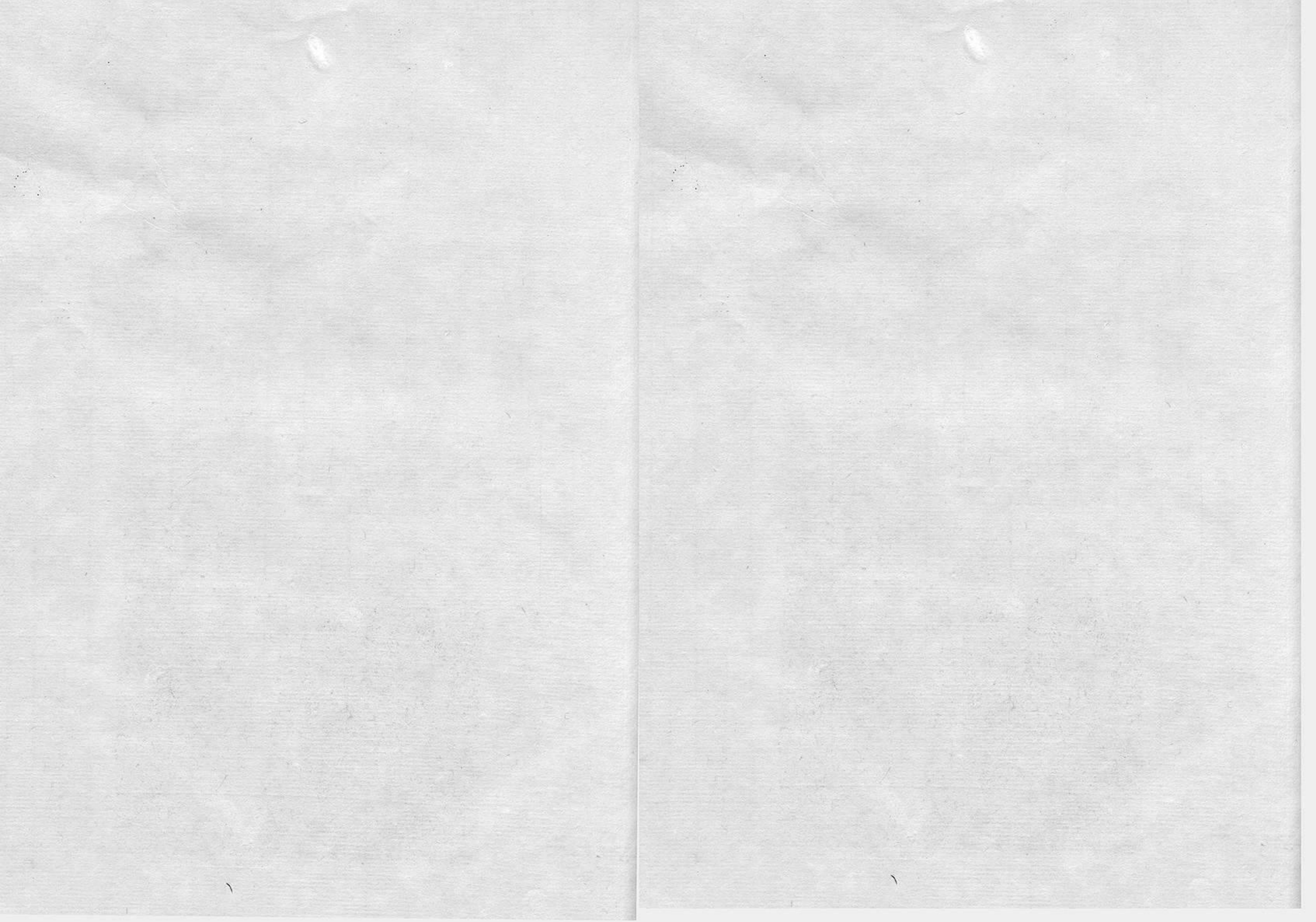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三十三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七

墓誌銘

熊同知墓誌銘

士君子之爲祿仕修諸已而有成則推以及人非爲利也故曰自一命以上苟存心焉於人必有所濟郡縣之間去此最近利害切膚捷於影響彼干祿以利已志不在民此吾同於有生者所以憔悴而莫之救也若夫學足以制其才慮足以周於事不矯訐以近名不便利以失職事至應之如有素事已退然若不

能官不必甚高位不必甚顯始終知分而盡心故君子之流也予何忍不達其志以告諸人哉此吾所以銘豫章熊君昶之之墓也故宋士人以進士爲業而國家用金制自府史可以至公卿昶之未弱冠已內附始用父命習文史法律以待世用至元中詔以龍興屬裕宗東宮升屬邑豐城爲富州東宮之舊臣陳元凱爲州尹陳公大儒長者好獎人士策昶之於諸生而勵之其倅木速嘉徙官臨江取以自輔上名江西行省辟掾理問官以識大體文無害稱歲

滿省四署以州府曹吏之長其長摧茶之吏舊數分地而治課者視賄入以處其豐約和之獨視謹愿者用之以賄進者取償於民倍徙公賦不入更貽累舉者惟自和之者皆治辦所至類如此奏名於吏部調南康南安巡檢其地蠻獠間處縱之則玩激之則變徂貨而甘殺至者不能無所取旋以取敗和之平心順理好諭之久而益信聽命令出賦稅終三年如良民代之者亦儒也和之語其故遂亦無事改尉崇仁者六年崇仁可以文治遇令丞又多能者待和之如

師友吏胥奉教令毋敢慢暴草野小小剽掠隨發輒得或懲或勸無桴鼓之警時予家居者三年及其間暇和之未嘗不從予論禮律之當施行之節以予之迂陋每愛其深達於民情是以其民益安至今思之也稍遷湖南常寧州判官常寧在萬山間田租留州者四萬頃朝旨糶其直以上送事嚴長吏不知所為和之請以州官吏月俸為之先勸富民出鈔為糶米數日而辦是年穀貴吏民得息倍之更以感和之云常寧路更和之年已七十遂以承事郎瑞州同知

新昌州事而歸門庭蕭然僅同儒生州長吏之賢而
欲爲治者布政事察情僞從容論議視昶之如其師
郡人子弟之在官者以昶之楷則不敢以不善聞郡
多水蓄每歲隄善敗昶之相其吏民治之循隄址約
水掘土深丈餘得千歲木在泥滓下皆不壞巨松起
而更下之鈐制交錯深固堅久平水壘巨石以爲鎮
高若干尺其長盡郡之際水者歲後大水不復入郡
予嘗爲之著銘焉陽臺觀者在隄上可以視水進退
補其不及昶之老猶策杖朝夕往來其間與仙人道

士語而忘其歸也蓋年八十有一而卒則至正二年
壬午之歲也昶之居官未嘗以家人自隨其夫人勤
儉自守能如昶之之志夫人無子以弟之子并爲後
教之有方非嚴師友不得去左右以廢補完庫關市
之征即退日下帷授徒資束脩以爲養恬如也凡仕
州縣而歸者無不有以善其生若昶之者眞難能哉
豫章熊氏族甚繁昶之之家則居長寧鄉井閭里者
也會大父受大父安仁父涇由昶之推恩贈承事郎
龍興路富州判官母喻氏贈宜人昶之諱昶生宋景

定壬戌妻丁氏封宜人子一人并也女二長德英適
其人次德華孫男一餘慶和之待宗族鄉黨與同官
交遊下至吏卒懇欵忠厚言無不及於義者卒之日
幾無以爲歛并言營葬久而後得地於某處以某年
某月某日而合葬焉雍虞集銘其墓之石曰
嗚呼廉吏不可爲也身沒而家貧亦奚足悲庶無怍
以終其身我行江津屹如長城百廿固安君子所營
悠悠顯榮與物隨化表其立志以示來者

黃直夫墓誌銘

道園類稿卷四十七

四

贈某官黃君直夫諱真廣今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
經歷天覺之父也其先家汴梁 皇元混一海內君
之父遊宦於南至於閩之候官又遷福清及從事廣
東族人昆弟先有在者遂居之歿焉君之母陳夫人
至南海而君旣長矣奉之以居勤儉以起其家君亦
有所樹立無敢憚獨動之者矣寒燠之節甘旨之奉
候其顏色以爲進退娶林氏候官人能佐君之養凡
所以事母夫人者無違闕焉君有田園公上之供唯
謹爲之耕者或糞田而不足亦不取贏親戚家或饋

其永業而不能有則以其價而歸之室廬之病可以
庇人傭隙宇而處者貧不能償則已之凡民有喪不
能舉者陰致以賻不使其主名處閭里以謙讓接
朋友以質直衣無過華食無重味嬉遊之樂無間於
簡靜也然篤於教子嘗謂之曰予舊家河南四通八
達之地耳目所接曠達而高明可以立身可以揚名
今留滯嶺海非學無以立其志非識無以成其材吾
觀風紀之司舉善足以勸懲惡足以戒 朝廷必以
正直廉達者居其官傳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

之仁者汝其勉之矣以其年某月某日卒享年七十
有一葬於某處君三子長天與終於學官次天錫由
兵部奏差陞中書省宣使未命而歿次天覺習文史
於廣憲陞奏差轉海北憲史還爲廣東帥府史超擢
江西省掾除承事郎撫州路總管府經歷三十餘年
食祿無虛月佐憲有操守掾大府有議論受知名賢
公卿頗如君之志其進未艾也女一 早歿孫男二孫
女一銘曰

南海之墟其上茂豐居久而安子貴至封有畀其隧

衣冠裳履鄉人來觀顯自公始

雷則順墓誌銘

君諱昇字則順姓雷氏豫章豐城人雷氏自煥得寶
劍於其邑世世宗之爲望族故宋時有諱蔭者自邑
之會昌遷居城溪三傳生才才生震震生贈承事郎
雲翔承事生通直郎監南嶽廟賜緋魚袋璿通直生
文林郎京西安撫司幹官贈中大夫祁君以爲曾大
父禮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廣東經略安撫
使知廣州開國豐城宜中君以爲大父奉議郎太社

令通判韶州國乘君以爲父君本尚書公之弟諱憲
中之第五子也以景定辛酉九月十八日生前二夕
尚書夢得寶鼎於狀元坊旣而君生尚書語其弟曰
是足當夢鼎之祥矣我將奏之以官必以爲吾子之
子六歲背誦論語孟子無遺句稍長疑如成人弱冠
爲諸老所器重會德祐改元尚書遣進表行在所補
將仕郎以歸時方多虞閫臣急於用材辟建昌軍軍
事判官出官修職郎是歲尚書起鎮廣州太社從君
留居家尚書在廣州劾悍將易正大而尚書亦以言

罷出廣州還至曲江道梗不能還適太社除倅韶奉
尚書將入城

國朝軍自湖南至太社死于兵而尚書南邁至于馮
村之地而止焉後三年北兵卒至尚書所居傷及尚
書之身兵去門人請瘞之尚書曰國事去矣吾何以
生為遂死踰年計始至鄉君服喪如禮而族人或
謂尚書家遺棄甚盛將為不利於為之後者君曰國
破家亡固其宜也且族人固吾祖父一身之分也何
愛而不與之共乎即分與之有差已取其餘而已獨

尚書遺事十七

七

歸觀南海則以為已任每一言及則慟哭流涕不能
寧處求申其情事歲在丙戌江南之內附已十年矣
而嶺海之道始通君辭所生父而與之訣曰太社固
已無可奈何萬一尚書旅櫬不得則兒未有還期遂
去至廣州留數月訪諸故吏黎應豐得尚書殯處奉
柩泛海及廣州遇海寇洋中鄰舟人赴水死君持銘
旌大慟號詣寇曰故尚書雷經略之棺也寇為之感
而問曰故宋雷尚書乎曰然爾為誰曰尚書孫也盜
義而去之乃得達而門生故吏猶有在廣州者迎哭

哀誄相屬于道北還數經險阻身先輿役行道之人
哀之而鄉黨宗族咸謂尚書有孫矣是時

朝廷錄用宋之故官及其子孫程公蜚鄉歸朝即
薦君爲清江丞不就遂終其身云至元戊寅尚書廣
山之里第燬君奉神主抱遺書簪笏命以避而不
及其私居北園三十年求聖賢於方冊與名士爲交
游前進士范登氏題其齋曰止善表其爲學之志如
此鄉人有蒙誣於官而不直者邑大夫適見君君爲
道見誣之故大夫從而直之其人感君恩懷白金爲

謝君斥去不受大德至大間里中饑至順庚午又饑
君皆出已粟賑之全活甚衆里人爲之謠曰六十年
前歲庚午雷氏出粟活饑者後庚午歲復饑雷氏
出粟如當時雷氏子孫力爲善文章貴重當復見其
世澤可知矣即廣山爲居如尚書時規制人不以爲
過也國學進士國登者本君之同父兄也子泰禮孫
民傑皆相繼歿無後君乃求諸伯兄將仕郎國賓之
孫同康而立之以成進士之志君娶同里曾氏房州
知府光之孫女也資送充厚而曾氏遭時艱家之

君盡歸所資資以養之親長未葬者葬之老而無子
取其從兄之子歛以繼之教育之至成人而後已至
順癸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曾夫人先十八年卒子
男二長鑄永新州蒙古字學正慶遠等處安撫司教
授次濤女四婿曰勅授安福州巡檢王葵曰胡克忠
曰吳延玉次未嫁孫男四永吉終吉逢吉洪壽孫女
六長適臨江路學正范復祖次適徐理餘未嫁曾孫
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某處范復祖予
甥之子也是以鑄介復祖來告曰鑄不忍遠仕妨朝

夕之養亟歸侍制不兩年而先君竟棄諸孤庶幾其
遺事之傳於不朽也敢以墓碑為請集觀于故國世
家其子孫漸以陵弱者多矣若尚書太社皆死國難
與君歸柩之事皆可書且其婚姻家又皆前代簪纓
之舊亦可尚矣故為之銘曰

赫赫宅里世濟其美尚書之孫太社之子奉柩海濱
爰其歸窆太社有子尚書有孫鍾鳴鼎食來爾姻戚
生瞻令儀其藏可式

汪縣尹墓誌銘

國家以進士取人濟濟冠服布在中外固將以教孝
勸忠興禮義之化以其有於身脩於家者而成教於
天下者也是故次第得官而出者報親之德實鍾厥
心幸而親在則奉之以行溫清甘旨無間於聽政訢
訢然樂之此亦人之至情也哉泰定丁卯汪英賜進
士出身除新昌州同知安車奉其親江夏君之官所
新昌在高安上游山水清勝春和秋清則與名人勝
士徜徉泉石之間時江夏君纔五十餘英有一事之
美一政之善則爲之加喜不知老之將至也人云有

子而能仕有親而能養者莫不羨慕而感歎秩滿除
撫州路經歷亦如之是時集嘗見江夏君忠厚樂易
人也白髮朱顏衣冠甚偉辭氣謙下精神清明英之
侍側愉愉如也數年英除建昌路推官時撫土地風
氣不甚相遠江夏君悅之期英到官少間而來從之
也居半載江夏君有疾英棄官歸治醫藥親扶掖衣
不解帶再月而愈江夏君謂之曰吾安矣汝食君之
祿而可求私便乎遣之行至官舍踰月而江夏君疾
復作手筆爲書遺子孫乃盥浴凝然而逝計至英哀

慟路人不忍聞郡人翰林脩撰謝升孫往平之
與英同年進士也叙次江夏君之狀使爲英來請敘
叙曰君諱應辰字斗南姓汪氏其先世爲汝寧之信
陽人金亡曾六父某徙居德安之安隆得白兆之山
而居之相傳以爲李太白讀書故處蓋歿而葬焉大
父子勝父永清皆隱德弗仕內附

國朝始遷孝感縣橫樂鄉而江夏君生焉君性不事
浮靡與物無競無疾言厲色好讀書常手自編錄爲
文賦詩以平易古澹爲主事母杜夫人至孝杜夫人

年九十而終奉養哀慕無所衰變待兄弟親戚有禮
同居百口庭無間言好施予歲饑損私粟之價以寬
鄉里節家食以分隣近爲糜粥以接道饑疾病置醫
藥死喪治葬埋人有不相能以理解之患難則救之
其積德遺惠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篤於教子不愛重
幣千里致士以爲之師使英等受學而親程督之及
英登第從子傑舉鄉貢進士時人以爲尚德之効非
無自而至者也君以英推

恩得封承事郎武昌路江夏縣尹娶朱氏當封以社

夫人之在堂也請讓封祖母爲宜人君卒以至正甲申六月二日距其生至元丙子之歲得年六十九子三人曰英曰朝賢殤曰圓通庶幼也女二人長適胡次適戴孫男四人樞機權楫女二人其墓在某處君所自卜葬之日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嗚呼三出再遷以百里大夫閉其隧亦已顯矣況其子孫祿仕方進後封爵以次載焉銘曰

汝蔡繹騷江漢滔滔昔兵之交今焉樂郊三遷益南奠宇立土旣有多稼亦有嘉樹惟標之梅載實載華食德惟時君子之家對駁 明朝君有令子錫羨和 本起宰百里稽古顯榮奉親于官旣適旣安佩玉紱 端俄降體魄爰作幽宅勒辭貞珉貽世千百

新昌王縣尹墓誌銘

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諸暨王良以書來告曰先君沒十有六年而神道之碑未立雖不敢若昔人之有待而亦不敢緩也以史官翰林待制東陽柳貫叙錄天台項炯遂昌鄭明德所述遺事而請銘史官之文可信可感不可逸也撫以爲叙而遂銘之叙

曰故宋唐忠介公震有賢客曰王先生皆諸暨人少爲京學生操行言議見知於公待以國士德祐初公守饒國朝之兵至城陷不屈而死公之大節顯白而人之信先生亦不疑矣宋垂亡眉山家公以樞密使爲其請使見

世祖皇帝乞以一聚存宋宗祀上憫其忠不聽亦不遣也留居河間二十年數臣之不可至元末詔以禮遣歸諸杭而薨實雅敬先生二公皆忠義士即其所與不問可知其人矣此所以爲先生者乎先生在京

學時與東陽許古道爲友臨安勢危蹙與古道俱東避堂舍之古道寓白金三百兩於先生市田宅歸迎妻子至家而沒先生往弔之以金還其妻子妻子先生不知有此金驚弗受也徐語其故感泣分半以謝先生先生却不受語其妻子曰朋友之義重非爾曹所知也故國旣墟士人失其業致身戮辱有不暇計先生方據經守傳研深析微以充所知而實諸行沛然其有餘也乃慨然曰方今九域大同及吾未衰出而覽觀形勢上下世變考其合於古者而識其不合於

古者庶有槩於予心以示將來者乎一葦渡浙至于
舊都故舊耆長尚多有之先生大冠長裾儀觀甚偉
與賢士大夫遊介然其能高澹乎其若靜人莫敢狎
也或群客列坐論當世之務明學術之要談辯交錯
莫中窾卻先生徐出片言繹其端緒指其歸趣如大
醫之決疾矇眵之審音無餘智焉先生非果於忘世
者顧不能輕於致用遂以成其高志豈不偉哉先生
諱理字倫卿曾大父某大父天祐父一榮娶祝氏者
三皆前卒繼以方氏厲氏子男三鼎良觀孫男八仲

寅仲庚仲揚仲廬仲壬仲淮仲巳仲亥女四婿曰趙
時學方泗曾孫男五曾孫女一先生初名鯉後更令
名浙東宣慰使史勝之降越也宗室子趙孟松不肯
降勝捕置獄先生在連逮中勝夜夢神人以瑀盤饋
生鯉戒之曰慎勿殺此鯉也勝旦日閱具獄得鯉名
感而釋之人固期先生將貴且有後矣先生居賁水
南門人稱之爲水南先生及艮擢掾中書出宰建德
以恩得封先生承事郎新昌縣尹母皆封宜人受
命之日子弟親戚以次持酒上壽先生飲卒醕顧謂

良曰誠不自意蒙 聖朝厚恩年老矣不能有所報
稱竭力於職分之所當為子其勉之矣良尋改兩浙
都轉運鹽使司經歷就養于杭嘗攜子孫尋釣游之
舊則有不勝其感慨者為未幾卒則天曆元年正月
辛巳也得年八十有七三月歸葬諸暨太北鄉金塢
之原後良歷海道漕運經歷揚州推官浙省檢校廣
州市舶提舉遂以朝列大夫居今官為先生致官封
之贈方進未艾也銘曰
君子擇交惟義之從孰知先生國有遺忠遺忠伊何

見危致命嬰城之死哭庭之請契闊死生喪亂哀牢
利有不遷禍有弗逃神之相之弗殞而活誦詩讀書
翫麟誰奪左江右湖顧瞻丘墟載游載歌誰之與俱
居視所與行視所履吾言何徵柳氏太史太北之鄉
金塢之原豐碑桓桓大夫之阡錫命孔嘉賁爾幽隧
報其教忠有服無墜春雨在草秋霜在松世其簪纓
來瞻來崇

萬安王縣尹墓誌銘

廬陵文學之懿昔者盛時宗工出焉海內化之況其

鄉乎數百年來山川風氣之相襲猶一日也 國朝以進士取人俊乂之興相望他郡莫之及也善言君子者必本於父兄其必有所徵乎吉水王充耘以泰定丙寅之九月喪其父而葬諸其州之孤蛟坑八年為元統癸酉充耘登進士第除承事郎同知永新州事明年以恩贈其父承事郎萬安縣尹封其母曾氏為宜人永新去言水如東西家於養為近然猶以王事為急而定省之不時也歛裳去之且將十年矣萬安墓道之碑未立者懼宜人之有聞而戚之是以緩

之充耘既閒居授徒以為養門人學者日眾以親請曰日月遠矣誌不可後也充耘以告前太史虞集請為之辭叙曰萬安君諱孟姓王氏其先宜春人自其來居文昌鄉之帶源有洲焉闢堂其上以教授至今謂之學堂洲云其子窠舉南唐進士王南昌簿又三世瑜舉神童又四世為世和事百歲母有隱德孝行則萬安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公式父諱銘治律賦有聲試於郡主司奇其文將以為首選恐亂他卷特標至所幕上及定名次忽然忘之郡解士七十二人著

既定乃見其書在幕已無及矣及爲待補第一當補太學生自試官至於卿士大夫莫不嗟歎未至京師而卒時年三十二耳其配曾夫人有子二人長曰淳甫十二次即萬安生一年女一人曾夫人築築廢居仰事俯鞠以待二子之成踰十年郡歸國朝民心未定寇掠交至郡人徂於故國之素安倉惶奔竄不謀所向曾夫人攜子女伏草莽間仰天祝曰王氏後有興者願不爲人所得驅迫號呼之聲相聞數步間王氏母子獨無恙以還而室已毀矣萬安與其兄謀

曰某當任勞苦負米拾薪以爲養門戶之重則兄當之宜人亦能替萬安以勤儉而勗諸子以成也曾夫人性嚴小忤其意輒不食萬安兄弟侍立不敢去左右上手低面以俟之跪請進食母食乃敢退曾夫人歎曰吾歸汝家時尚承平見汝父事繼母劉能孝亂離以來無望生全而汝等孝養能如汝父亦已難矣安其養四十年年九十一而終終之明年將奉以柩詣太學君之兆有日矣而萬安君病且亟仰視母柩泣涕不已諸子進曰大人勿以祖母之葬爲憂甚望

不敢不盡其誠信如大人之志也萬安領之乃瞑得
年五十有九子三女一孫男七孫女二曾孫男一女
一萬安天資高爽好讀書居行無遠近必以方冊自
隨爲詞章足以達其意猶常以世難失學爲說然其
涉歷世故酬酢事變出片言以決是非鄉黨親戚無
所嫌怨稍遊京師爲名勝所知有所薦用以母老不
就教其子脩進士業親督不倦或不足假貸以爲資
諸子亦能不負其意也嗚呼南昌君遠矣太學君文
藝卓然而卒以不偶萬安兄弟相友愛勤苦以終身

曾夫人在時無以爲悅則引諸子誦所業於前至悅
之夫人爲之喜然則一家志慮之所存至充耘而顯
榮於世其所立未可量也夫豈偶然哉銘曰

世儒之居學堂名鄉進士起家肇于南唐歷年三百
嘉邈是尚興賢宋季猶鬱未暢間關流離有母尸獲
世以孝聞惋愉敬恭愛親敬兄服勞在己其書滿家
以遺賢子錫爵孔嘉賁于丘園象服配之有堂言言
有鼎有俎有養有祀制行勵俗知訓之自君子有澤
教思無窮施於家邦示茲來崇

趙照磨墓誌銘

士君子之立乎斯世而得以行其志者必其操行正義卓然有守不屈於一毫之欲乃可能也本諸性情之正決乎義利之辨終始不變者唯剛者能之孔子曰慾則不剛是以剛者之難能也昔予山居臨川有求爲扶陽之說者予謂之曰陰陽對待升降進退正相等而陽者善剛君子之類也此其人必有志於當世善惡之辨者乎已而知其爲江西行省照磨趙君也及聞其子中舉茂材異等則知其教之有自矣旣

而中以丁復狀來請其墓銘則知其道出九江遇疾卒無以爲斂其反合賻歸其喪於昇而葬於乎亦可謂節義之士哉乃按狀而書之君諱謙字仁卿濮州朝城人大父旺聚徒鄉里以自隱父成南遊江東而君生焉家素貧常借書讀之以成其學昇南行臺所治居其官者皆極一時之選而知君者多矣延祐四年用御史薦起家憲史於湖南監憲按採不花世臣嚴重持文書者不敢仰視君直言無隱爲所敬憚雖盛怒必改容待之貧無馬出入閱所部吏牘是否立

辨詰責不可易有鐵面之目焉郡豪有事敗稍連寘府而君所居與豪近廉問者密至君家則蕭然數椽略不相及歎服而去從分司柳桂責賊吏大小五百餘人又四年移湖北抨擊尤多又三年移江西其使苗公馭吏尤肅獨與君論事詳欵他曹不治者并以諉君又四年移江東分司徽州官吏多坐贓分司官且行與吏議紛紛不決疑之君曰公事公言之何私邪退卧病去僉憲秦公從龍始下車即分治饒信親強之與俱以贓受責者大小吏九百餘人浙西憲司

闕官臺議檄君權其幕非常例也又某年移浙西時副憲趙公成慶將出巡力請以君自輔未行喪母殯車之出盡憲府送之行道之人皆知君名擁塞不得行是日行中書省將送使闕下爲輟禮一日未終喪又丁父憂治喪如古禮非至殯所未嘗出門遭庚午之饑輦瓢度日無干請於人獨故人義士少濟困乏而已服闕無仕進意而僉事霍公爲文書起君君不知也召者至辭之曰吾未嘗有舊何以得此而霍公親謂之曰向在中臺聞鐵面名今相遇強爲我起

霍君初無一日之雅直以名取之耳其至建德軍帥其兄爲浙東監司使以酒饌勞行部者從者多不許君曰往此皆憲司不受非情也未終燕請以女樂進君曰如此則過矣磨去之至湖州屬縣民有以庚午之饑奪粟富家以自活者繫獄久不決吏當以強盜君曰此直救死不暇顧耳告其長理出之民大感悅酷吏趙正等贓敗捕其家得關通之書君曰不可以此累士大夫也悉焚之積年勞除將仕郎饒州路照磨君嘗從行部治饒風力素孚屬吏有引去者郡縣

小吏上下相表專持郡事留獄以苦民至是悉陳時郡長吏交通人不服民租數萬石歲晚猶不登其分輸海運者尤不給求貸於富人不肯貸械繫不堪猶不服則曰照磨有言我信之郡長躬請君出君召而破其械好謂之曰郡之與民猶父之於子父有貸於子其可忍然乎皆歡然應之明年理其當輸以還之無所失信未幾湖廣行省辟爲掾方夷獠爲虐軍興邊瑣蒞軍者無分毫泄漏丞相賢之命爲諸曹長而薦爲檢校官中書省御史臺辟爲掾皆不就除照磨

江西行省右轄伯顏公左轄吳公思可參政韓公叔
亨王公君用皆喜曰方面之重幕府賓客何可無斯
人哉於是諮問剖決多任之吉安豪民劉萬相讎死
致傷官軍既伏誅捕治餘黨有司計其年多幼穉以
爲詞而省幕有自御史來者頗宥之故久不決君往
問先劾持其事者官府乃定人益器望之秩滿解印
去威順王聞其名欲見之君爲移舟九江得疾卒是
年除承事郎江州路總管府經歷命下而君不及見
矣至正癸未三年七月三日也年五十有三其葬在

集慶路上元縣鍾山鄉之城原也公旣貴贈其父從
仕郎濮州觀城縣尹母錢氏繼立氏皆封宜人君立
出也娶馬氏封宜人子男中次曰喜先卒孫女一人
於乎正人端士治道之所係民命之所賴也嘗不得
盡其用者將斯民之無福乎君宛轉憲府者十年佐
省幕僅七品而行事卓卓可見如此書之以爲昧昧
者勸不厭其詳也銘曰

君子之道維陽維剛其見於行高明輝光剛孰能之
至在寡欲君子斂身冰雪金玉隨其所在施諸有爲

位卑道昌是以未之

曾巽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脩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大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祠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有若廬陵曾君巽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二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赤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

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著書人入見而巽初得對玉德殿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太常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

太祖皇帝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與博士雜議巽初引援考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巽初在壇上領群工登歌作樂音節詣亮出其藝者不

能及也明年

武宗皇帝賓天而大常緩禮樂之議會其兄德裕告病歸同還西江之上延祐元年典瑞曹勛光祿薦爲典瑞知事弗就中書用御史集賢薦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留爲編脩官編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充廣郊祀鹵簿舊說繪中道外仗等圖備極精贍而幹赤丞相入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赤丞相畚直命巽初以其書待於驂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幹赤丞相

言臣所薦進圖書人候進士廷中傳旨召入編脩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祕府藏之而命幹赤丞相傳旨命巽初爲學士巽初不敢當力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七年

英宗皇帝大駕自上都還即親祠太室始服袞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九旂幢繖蓋之屬就以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天冠絳紗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

丞相拜任太常八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巽初圖書而函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九川蜀江南大木之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繡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采飾者作於江西庀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久生息繁阜一時民力畢用於此郁乎文物之盛然與巽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巽初亦不以介意識者多之有詔留守造五輅留守召衆工謀之皆曰自建都于茲九宮室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

者或至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器誠不知其法奈何省官考工殊憂之迺曰必欲爲之無如魯應奉者命巽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悅將成又請習馬以備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有大故事遂已而巽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巽初因其長官以圖書進見于奎章閣未報予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報三年閏七月二十九日巽初遽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而纍然孤子之在側

者號曰歸且葬無誌敢請予不忍聞也因為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邲公之裔也據生漢末恥事新室始遷江左唐御史大夫偉始分廬陵散騎常侍輝居吉水宋至和中割吉水置永豐而曾氏占永豐載陽舉進士鉞舉八行又五世悝融水縣簿尉簿尉生元老迪功郎浙西常平主管文字贈朝請郎朝請生晞顏仕宋為御史為兵部侍郎為江西安撫積官朝奉大夫歸 國朝授承務郎湖南儒學提舉以子德裕貴贈某官追封武城郡伯母蕭氏贈武城郡君

繼母沈氏贈永豐縣君巽初既貴得贈所生母丁氏宜人娶某氏封宜人子三人如璋如寶國子生如瑄女如琇如瑗如璟婿周禎何棗蕭斗生巽初諱巽申生至元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距卒之歲得年四十九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巽初所自卜也巽初少敏於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禮慈而愛物兢兢然惟恐傷之好讀書手不釋卷著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羸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九夜半即起讀誦至旦無曠廢愛古器物名書畫購之不計其貲嘗作武

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之平生所著述自上
通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論理氣辨經解五訛
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時類彙若干卷超然
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元遺山詩十卷過聞
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第爲漢川教授而我
大父尚書實守連嘗薦之巽初爲撫州儒學錄時我
先公參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集也與父兄弟先後
皆同朝而巽初尤父善故宜銘銘曰

維廬陵曾氏系本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美

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文
聲逮于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
整峻荷橐有焯天命維新濟濟來朝迺使學事殿于
采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留宰木云拱伯氏
之來令譽四馳逢時制作試於百爲入直翰苑出掌
考工曾未幾時以退爲恭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
舒舒弗亟弗靡舉體清虛奉盈弗勝問學沛然如川
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備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
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方行而尼天意

有行於類

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憲是司以其書聞
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薦其美庶聞多儀光於前紀
鬱鬱之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洄故山之麓
藏此遺志志藏氣傳澤在孫子

周主簿墓誌銘

集慶之屬縣上元有九世同居者曰橫山里周氏也
其先在唐時曰惟長者與李太白游子孫散處江東
至宋初有愛橫山之勝築室而橫山以居者族日以

繁及宋季年有三以箱書薦於郡者曰震龍實生故
同安主簿勝孫字仁甫宋時亦嘗為鄉貢進士未及
奏名而宋亡不以代易而廢學有聲縉紳間 朝廷
以東南新附海島荒遠有待於綏撫置行中書省於
閩海必用才能之人東平嚴公某以功臣出家子僉
省事用為屬郡文學二年辟為泉州同安簿辭官歸
於上元優游山水之間將終身焉然憂民之志未忘
也歲大饑出粟千斛以助不給有司以新令上其事
與官不就時人高之又以 詔書舉遺逸亦弗屑也

年六十七而沒葬之西岡十有七年矣簿君之女第
之子趙雷澤爲臨川郡幕長其母族諸子告之曰子
之仕國有前太史僑云徵其文宜可得也遂遺書使
其容以爲請焉嗟夫故宋之用人必自進士起簿君
父子皆故國進士不得成其名簿君遊宦海表又不
得大快其志故君子之所惜也昔者宋南渡伊洛道
學之傳緒多在閩嶠及宋旣亡而前言往行遺風流
俗宜有存者誦詩讀書無間閭里豈無司觀者哉簿
君在閩時則至元二十四五間也日月于邁其設施

泯於知聞豈不重可感夫數十年來 朝廷置御史
行臺於茲郡自大夫中丞至於御史暨夫僚吏多名
人是以生乎是邦聲聞易於達仕進易於起四方賓
客遊士以才器自許者亦莫不從事於斯而簿君之
高志退然不動其心顯者豈不在子孫後人乎簿君
生開慶己未沒於泰定乙丑葬於明年之丙寅配夏
氏子四人長文當卒次文榮次文其亦卒次復貴女
二人長適李杼次適王宗禮孫男十有二人景誠景
純一官景祥景暘景燠景曦餘未名女二人曾孫男

八人女五人夫爵位之不充名聲之日遠而書者
焉則是爲善者終無可以爲勸也故述所聞而爲之
銘銘曰

爲善之實比諸吉金或汨于沙光耀弗沈有美薄君
同居以世居以忠厚儼以嚴毅身退有時子學有師
以昌其家源源可知往者雖遠來者未已追而書之
天長地久

亡弟嘉魚大夫仲常墓誌銘

元故嘉魚大夫虞槃仲常甫以泰定丁卯六月七日

卒明年其孤宣葬之撫州崇仁縣禮賢鄉二十六都
之圓湖石鍾山後十五年其兄集歸休而老始克叙
先世列行事箸銘刻石於其墓云虞氏系出虞仲世
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諱世南陪葬昭陵爲雍人後
十世諱某從禧宗入蜀守仁壽郡因家焉八傳爲五
世祖故宋乾道丞相贈太師雍國忠肅公諱允文四
世祖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曾大父利州路提刑
贈朝請大夫諱
大父故仁壽縣開國男食邑三
百戶 國朝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雍郡侯諱

考故國史院編脩官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諱汲妣雍郡夫人楊氏仲
常以故宋咸淳甲戌六月十一日生於臨安先夫人
之父故宋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眉山楊公文
仲方拜太常卿而仲常生於館故小字曰常明年楊
公出守海上我先人從之既而宋亡 國朝至元戊
寅之歲內附先君出海北還仲常已五歲干戈中旦
暮不相保無書冊可攜先夫人置我兄弟於膝下口
授論語孟子詩書等又二年庚辰至長沙始得書之

摹本而仲常已盡誦諸經略通其義矣蓋與集同學
而勤苦尤過之又七年至撫之崇仁先君有友曰吳
公澄伯清氏先夫人曰此大儒非常人比故我兄弟
雖學於家庭而仲常深究力致已爲吳公所知二十
娶潮州治中宜黃譚氏則姑氏之女也姑氏遣女資
裝頗治仲常不以動其心予家甚貧而其婦安之仲
常之身教也其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
誠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箸非非國語時人已歎
其識民間傳聞 朝廷得李斯傳國璽者御史中丞

崔或使秘書丞王桓辨而上之乃著頌極其所欲言而未始進也時人美其才稍從諸侯爲賓客而湖廣行省署龍陽州儒學正全州清湘書院山長除辰州路儒學教授翼斗升以爲養然所至論學設教饘粥初不給也辰州未上而延祐科詔行歲丁巳以蜀遠就試江西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吉安永豐丞丁郡公愛不及上仲常之家居也無晝夜手不釋卷事親之暇內接親戚外交友朋酬酢人事有方有節井井不紊於詩於書考諸傳註常病其傳習爲

說而無以知古昔之意皆定箸其說凡數十篇其學尤粹於春秋以爲諸傳不足以得聖人之旨亦別箸爲書尤病左氏之夸於辭而謬於實也遂并史漢之謬而論之其書具存惜其平日慎重不發故知之者鮮而及其門者不足以究其學之所至未有以傳之每與吳公論其所學必爲所許可讀吳公所箸諸經說他人或未足盡知之而仲常輒得其旨趣所在盡其用力精深而有以得之非泛然也後之君子有得其書而讀之始慨其人之不可得而哀其所見於世

者僅此而已先君之服除集復召歸次對而仲常除
湘鄉州判官吾二人者雖志不在仕宦而貧無以爲
家慟哭爲別仲常之治湘鄉也同官多自進士出敏
於爲官而仲常信所學頗稱癖古有富人殺人而使
受役於己者坐之上下莫不阿從而坐者亦無辭矣
仲平獨不署而死者卒皆不寃有巫至其州稱
神降告其人曰明日某方火即火又曰某方火又即
火民以火告者仲常皆赴拯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
食盡廢而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而厚禮之又曰

將有水與兵且至州大家皆盡室以逃幾不成州坐
大言惟虞公不信我仲常聞之謂吏曰吾未暇耳行
當召問之明日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之黨所
爲狀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笞者仲常命
可告語者二人謂之曰此將爲大亂此安有神乎急
治之盡得其姦狀與其黨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
變者以告諸長官同僚皆無敢出治曰君自爲之仲
常乃斷巫如法并其黨各歸諸其鄉而官府民家以
安始服儒者之爲政如此秩滿如京師將與集相見

而道中暑卒幼子豈從行殯諸桃源縣之北而奔告于集叔第葉同在京師乃營葬費使葉與豈歸其喪未行而宣已自臨川奉柩而歸諸崇仁嘉魚令之命下仲常不及見矣嗟夫故宋衣冠之出家百年以來幾已盡矣而遺經道學之傳尤鮮焉先君先夫人抱先世遺教於萬死一生之餘忍貧茹蔬使我兄弟得以就學集之不肖雖竊祿食無以顯揚其親以仲常之積學立志著書立論有可傳者而所至止此此皆集不誠不明上負祖考下負賢弟者也是以歸來數

年之間言等屢以斯文爲請每一執筆輿思輒流涕而不能成章今年已七十疾日加甚恐終無以盡吾情者乃叙而銘之子宣次曰次宣皆國學生孫裕貺埴椿桂埴女適賈熈次適袁州路錄事判官袁正有諸經說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忠厚之心純明之教我親孔艱保我視倣學而自信行而自持乃克有爲我親之思同習異成不敏在予來先去後我哀弗除精神何之托霧丘土明復爲人孰待來古

皮聚墓誌銘

皮聚字維楨臨江路清江縣崇學鄉下熾里人也故
宋參知政事龍榮之世家紹定己丑進士宣教郎知
平江縣事巽之曾孫鄉貢進士內附 國朝嘉議大
夫南雄路總管府尹兼勸農事一薦之嫡長孫應授
忠顯校尉前岳州路平江州判官潛之子也母虞夫
人則故丞相忠肅公之五世孫 國朝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雍郡侯堇之孫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雍郡公汲之女而集之長女弟也聚

以大德丁酉閏十二月初十日生弱冠以文學稱于
鄉娶河東李氏故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倜之女
也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
吳公澄之在朝也肇開經筵進讀極一時之選其
告老而歸猶拳拳以勸講為重事薦才為已任特為
書達子 朝廷使備檢討之選未報故集賢大學士
光祿大夫高昌岳柱出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所部
州郡有知名士皆禮而延之而聚為之客甚見愛重
將署置幕府不屑也蓋其負志甚高而母氏先歿李

氏婦又喪其父不樂仕州縣屢遷官不以爲意二知
已鉅公又先後去世是以未能有所發也再娶同里
徐氏蓋東漢隱君孺子之裔孫子男一人西女三人
長適同里楊某次女許適同里姓某次幼廢以至元
丙子二月七日卒得年三十九後二年戊寅三月十
九日其父葬之龍興路富州奉化縣黃原坐未向丑
集爲紀其家世歲月如此嗚呼前朝故家日遠而微
其起而際遇 國家之盛者其氏族不必因其舊也
多矣際內外家文獻庶有足徵者槩又敏學意氣蓋
有父風而翰墨幾乎舅氏之似矣吾女第止有子一
人而止於是其可悲也夫其可感也夫銘曰
金利玉輝鼎鉉弗施永瘞于茲噫

林彥栗墓誌銘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
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嘆而起曰世固有致力
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遂巡
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
無及矣悲夫彥栗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

十二歲以書干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
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自彥
栗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
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
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
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
不隨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字理以學如父在居吳
中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
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

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即冒暑往游其
山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
衆凡其觀覽賦詠談論皆錄而傳之比去猶不忍別
往往送過浙江乃還卒之歲年三十九其爲人可知
者如此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字曰兄之來京
師非有仕進之事也徒以字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
客死字致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坦亦在京師奉其柩
以歸葬吳興字知集之哀彥栗也故來來叙其世次
而恐遂湮沒云彥栗諱寬姓林氏其先資州人曾祖

某祖某温州樂清今因家樂清考某從仕郎某處判
官至元中鹽官君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妣羅
氏娶盛氏子男三人宗亮宗衍宗某以某年月日葬
于某里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死生往來友愛則均復安幽居
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項鼎墓誌銘

台州臨海項氏系出唐丹徒尉斯其後徙永嘉宋寶
元間勝歸爲臨海人臨海之族有孝子曰璣有至性

喪親致毀過時猶孺慕身負土爲坐廬居三十年朝
夕奠如初喪兵部侍郎商飛卿爲立傳無子以胡氏
男爲子曰惠惠生駟駟生鄉貢進士良材良材生鼎
字用文迪功君也君有令姿承世學之裔自幼儼如
成人稍長有意氣議論 國朝取宋之師在江上時
率拜表請出督戰實肆溺愧怯不欲行風所私具疏
留已鄉校諸生以裝度征淮西事爲問君設對極言
時事斥其情狀傳讀皆相顧失色識者偉之初在理
宗時胡公良由太學博士歷著作廷常教授小學王

官度宗幼時曾學焉即位之七年始思問胡公則死
已久因命錄其子弟將官之久知君在京學實胡公
兄子有司以聞遂得官方以迪功郎爲浙東提刑司
準遣而國亡矣是時郡縣盜賊並起君歸保宗族無
敢犯其里者兵後大疫君飲食醫藥其病斂藏其死
者無一失所大德中嘗具便宜二十事爲書數萬言
將上之旣而嘆曰聖明在上何必吾言而後治乎因
自名曰退翁以終其身君篤於孝友祀其先人未嘗
不垂泣飲酒至數斗不亂益莊娶毛氏子炯業進士

有聲女適黃應龍車崇君以至大三年五月壬辰卒
得年五十七炯以其年月日葬君某處以勤縣丞周
仔肩所述狀來請銘仔肩予弟槃同年進士也故以
信而述之至元中天下始一朝廷欲盡得天下士
用之如恐失一言一藝予觀用文在鄉校能論國事
處鄉里能應變救苗而不得少見用於世欲有言矣
而卒隱不發何也銘曰

生代之末微見其蘖奮未遂達遭運惟新盍作而振
胡懷言弗陳前不及施後弗及時鬱鬱瑰奇托諸銘

詩不亦悲夫

葉謙父墓誌銘

國子生鄞葉恒之奔其父之喪也予弔諸程時叔之館初予司業成均時叔擢進士爲僚用近臣薦補入學由時叔以見予是以弔諸恒去之踰年時叔爲之請曰恒欲求子誌其父之墓而不敢請也其父謙父蓋嘗欲以事功見於世而無遇於用乃退而自脩於家家有昏喪之事必求諸禮法戒恒曰子必服儒服行儒行使見於世曰葉氏儒家遣恒宦學京師曰吾

且未老子必卒業乃歸蓋其志如此今不幸沒而恒也不及視其屬纊故其哀尤甚也謙父諱遜世隱不仕生於宋景定三年四月丙申卒於有元泰定五年正月壬午天曆二年正月乙酉葬諸其縣翔鳳青山之原夫人褚氏祔子恒恂恂爲謙父弟之後女温適陳亨淑適王壽朋孫男震女靚銘曰士之制行審歸於是弗及於已又以勗子求道禮禮足以歿世神相其志克成永久

王誠之墓誌銘

國家之政莫重於刑獄匹夫匹婦之冤近起於州縣而飛霜大旱之變則朝廷當之故君子之論臬事者無問吏大小有可書則書之蓋慎之也故贈奉議大夫興和路治中驃騎尉追封仙靈縣子王君仲信字誠之者今朝列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敏之父也至元十四年誠之爲遂州吏目州之遠近有男子一人婦人一人各以事相從入城會暮投逆旅異室以省夜半男子者潛趨婦人將私焉而婦人已爲人所執流血狼籍男子驚逸而血在衣履旦

事覺捕卒蹤跡得男子吏文致之欵伏事上州誠之察其貌若不盡其情者召逆旅主人問之曰婦人入室前寓者何人曰有伶人婦久居之曰伶人婦所與往來何人乎曰州小吏實善之既而交惡以去誠之密以他事召小吏至小吏已心恐詰之具言狀敘娼而不知爲他婦人也即日盡得其情獄其男子得不死二十三年在松州幕李申殺人而匿其屍事具五十日而屍不得獄不可竟誠之曰囚實殺人屍久將不可驗緩獄貫死吏豈勝責邪松有山多石疑屍在

焉率吏卒索之時春猶寒蟄未起有大蠅薨薨馬首
若導之者誠之曰神其告我矣緩轡從蠅所之有亂
石如壘者蠅投隙以入命卒發石屍果在而李甲伏
辜至于今四十餘年遂松之人猶能道之嗚呼州吏
目位在天子命吏之下而用心獄事神明若此德州
縣人人不以庸廢事貪侮法若誠之所為者天下不
致刑措已乎故誠之之事予在太史有聞猶將書之
况其子請誌其墓可不具諸以示來者誠之之先平
陽隰州永和縣屬步里人大父定昂仕金為統軍佩

金虎符行軍河西邊人畏之父順以貞祐之亂避地
仙靈縣之暖泉既內附遂居焉誠之年八十而卒延
祐二年六月二日也墓在其里之西南夫人姚氏贈
仙靈郡君子四人恭讓禮敏銘曰

昔漢于公治獄不寃自信有報于其子孫天人之會
間不容髮彼抑克伸我暢斯達遂公之郡邇于京都
吏責之難期會走趨曾是岸獄遑寃恤此有良吏
克盡厥職疑似之蹤詭伏之姦孰死孰生一決以天
暖泉之墟藏器以徂優游餘年就于斯葬有美御史

克承厥功食德而豐旋吉則封邑于仙靈我君我長
子子孫孫百世來享

王公信墓誌銘

永平古右北平之故地也故其俗善騎射而其秀者
則好義而能文若王孚公信其人是矣公信生而失
其父四歲母又歿然卓然能自立稍長獵於水濱見
大魚在水中即下馬手搏之挽以登岸即大蛇也蛇
得脫逸去行五里許蛇從旁道追及開口噬公信公
信挽弓逆之矢自口貫咽唯蛇宛轉跳擲而死人固

已服其勇矣然公信不以是自多退然若不勝衣循
循然待其鄉里長者他日行過大樹下見石上有遺
物束以絳巾因坐守之自己至未無至者且日暮有
婦人號而至曰吾死此矣公信問之曰家有急難從
人質鈔二百五千至此憇而遺之既喪資事亦無及
不死何待公信擲與之不交言而去里人多知其事
而公信亦未嘗自言也游學洙泗之間學益進所至
人師禮之其子某與鑒書博士柯九思同以說書事
英宗皇帝潛邸因柯博士來求書其父之書而表其

墓曰始先父以孤子贅李氏生三子而某獨存又得
官至七品而父母皆得封亟思有以表之先父嘗以
永平爲隘曰隘則窮非吾樂也子孫亦不宜居是京
師 天子所都吾得托魂魄於其郊則余志也而爾
子孫亦利於進取焉致和之兵永平劔焉繼以荒饑
存歿弗寧而某奉先父於城東有固有安非先父之
志乎乃爲之書曰公信先世皆陰德至公信嘗及許
文正公門所與游者皆一時名公卿兼通天文卜筮
兵法嘗用憲臺薦教授冀州以恩封從事郎李氏封
士厚以容馬驥之封永固無窮

倪行簡墓誌銘

成均弟子負常五百六十人江南之士在列者數人
耳倪居敬字行簡永豐人循循退讓而人弗敢與之
狎兢兢自持而人不得病其固言若不出諸其口而
爲貴游講說論議則明乎學術之辨至地理名物人

姓氏皆究知無所敢忽不矜以取憎不佞以求合氣
平色潤自其師友不敢以其生之遠而鄙夷之也不
幸不及仕而死於道路同館之士聞而哀之況其親
乎其同舍生盱江朱禮以其親之意來求墓銘居敬
生至元己丑延祐戊午遊京師又三年始得入國學
又數年補國子伴讀天曆己巳貢其名於吏部又二
年始得注官乃以其間歸省親至順辛未還京師行
至滄州之長蘆病舟中同邑曾仲謙醫者也寔同舟
瘞之五日而卒藁葬道次是年除中興路儒學教授
明年始克歸葬其里之某處父曰魯母某氏噫其父
母妻子方待其得官來歸而以喪至哀哉銘曰
離別栖遲垂十餘年宦學之成甚苦且艱得官身後
藁殞道間傷其親心子所爲歎我爲墓銘表其能賢
以慰其親俾後有傳

曹同知墓誌銘

余昔待罪太史書策簡牘無不與焉退伏田里者十
有四年矣無所與乎斯文也然而或得往事於遺闕
之餘猶可見 國初風俗之厚者亦不敢不誦而傳

之也平陽縣曹氏之先曰平陽醫學教授章自甲統初已遊京師及置十道勸農使時爲勸農知事其教授平陽在大德初則三十餘年矣初

國家既收中州

世祖皇帝建元立國設紀綱制度以正天下民間又困於兵吏治以財用爲急民不得耕稼

天子蠶然動心分十道置勸農使巡行阡陌之間親訓勉而緩導之無官府之勢而有父兄之教不數年而中州耕稼大成蓋所遣必忠厚老成長者每出前

代大儒循吏故其効之速如此於是罷使以其負分益外憲司而勸農之事繫守令矣當是時所辟以自輔者必無刻薄躁進之人仕已知事曠數十年方以鄉郡醫師歸於是老矣曾無不足之色以其藝活人至不可勝數其子孫三世仕矣豈不種而穫者乎教授之子天錫湖南宣慰使元帥府掾出官廣東帥府都事陞建寧路經歷建寧之屬邑有市焉民多刻梓模印經史以傳於天下而急利文畫多舛親擇儒者而是正之轉漳州龍溪令有惠政是時教授公尚無

念也告老終養服闋授承務郎福州永福縣尹未上而卒子二人君其長也諱憲字仲常長以才名外宰相命廣東帥署爲奏差調廣東鹽課招收場管勾其地僻而俗獷君勸以農功課以學術視其困乏而貸之煮煉以時課用不匱父卒取其異母弟妹同居海上旣而辟行省宣使歲滿授敦武校尉撫州金谿縣丞時令李有亦平陽人有廉名君佐之縣稱治遷臨江路新淦州判官州俗健以黠監州專虐黠者助之僚吏束手民不聊生君裁之以法監不堪黠相顧危

甚定計謀陷之解去民爲訟其寃得除寧國路行用鈔庫官寧國江東憲所治又近於南行臺君奉法出納公私無滯陞忠顯校尉慶元路同知奉化州事始至定海縣民與清泉鹽場民爭地界數年不決憲以屬君立爲辨正民不復爭於是遠近神之五年民安其今會劇賊起漳泉王師討之浙東帥府當給餉州縣吏當往督者多以賄免已而檄君君曰吾無說以免且王事不可辭也則率其糧百艘以行所過極險惡而卒無風濤之危遂以全濟軍中服其能而知直

道之有所佑也。聞詣分憲言賊劇而我軍容弗整懼不足用也。宜懸信賞以離其黨。烏合之衆自相攜貳不難圖也。憲甚偉之。及歸遂引年求去。朝命以武德將軍同知松江府事致仕。君三娶張氏馬氏孫氏皆封宜人。後以將軍階皆封某郡君子三人。祖仁祖義張出也。祖智其庶也。祖仁舉河東鄉貢進士。選江東憲史。調江西。史甫至而君歿。則至正三年六月也。服闋復補江西。六年正日分憲行部臨川。屬郡經歷黃天覺以學官戈直狀來。速余銘曰。今葬將有日。無

以納諸幽。其爲我書之敬爲之書如此。其墓在某路某縣某里。其葬在某年某月某日。祖義翰林國史院書寫文字。女二人。婿曰某某。銘曰。

西北厚高平陽之墟。陶唐遺風見于斯都。篤厚君子不侈祿仕。六七年以遺孫子。閩粵海江爲邑爲邦。父子往來馳驅駿駟奕奕。將軍生不盡用。令子學優起自鄉貢。赫然於時。載德有碑。九原之幽百世在茲。

黃熙尹墓誌銘

古者天下有善治則四民守其業而有定志而士君子爲業蓋論乎帝王之書明乎聖賢之學而其志則將以脩己治人者也是故凡民無恒產則無恒心所貴乎士者不以道之汙隆時之用否而怠其業易其志也是以久而後必有興者其理然也吾嘗以此而觀夫爲士者而有得於臨川樂安桐岡里之黃氏矣黃氏之先世爲儒家習上古帝王之書作爲文章以應州郡之薦時王之用其來久矣樂安之邑以是經

起家舉進士者故宋末多至數十人代易而科廢尚有守其業 國朝置進士科而殊未有聞者獨黃氏以是經進者已三人天曆庚午賜同進士出身者昭也推其所自則其上世克守家學而其父教之善焉至昭而後有見於世也昭父之卒也昭以其對策大廷時予奉 詔讀其進卷於玉堂之署而奏之既歸老而居相近也是以求書其世而刻諸墓焉其族人鄉貢進士德列其狀云君諱達字君謨曾大父濱大父元吉父一薦而君謨娶魯氏生子昭時昉女三人

婿曰朱聞鄒道鄒岐孫女五人君以宋咸淳丁卯十
二月生生七十二年以子昭貴 恩封從仕郎新州
路羅田縣尹又二年而卒則 皇元後至元庚辰正
月十五日也卜地得諸其縣之樂安鄉將以其年月
日葬君之父嘗學於從父鄉貢進士得一以書經貢
於其鄉則君生之歲也君生五歲而貢士君卒奉母
夫人事大父母以居稍長又得授業於得一貢士蓋
先志也既又卒業於國學進士千澄業成而無所用
故宋之遺老鄉先生歎其不遇而未嘗少變其志也

故臨川主簿詹君高善而以女妻之不矜簪纓而忽
韋布安以相成其家君之身教也內附初郡縣不勝
於力役君之家亦病焉徒以其書教授於鄉里昭等
既長而能學朝夕講習父子自為師友鄉人子弟學
者多出其門既老好遊山水間邑多故人奇蹟登陟
觀覽杖履不倦將終厥身昭之仕於舒也君就養在
焉予南歸過江上見之昭舍則識其為真慷慨樂易
君子也請書其堂曰中隱欣然為之引筆而不辭蓋
國朝特設進士科深望其人超乎戶庸流俗以革乎

刀筆筐篋之深弊以復乎古之治焉彼得之者或弱而不振惟怯不事事反易心以徇衆使儒者之效不彰列聖之遺意不就得以來讒慝而文教之風傷焉昭以廉而能官是以可稱也今夫得升斗之祿以驕夫妻子而甘旨闕焉或見其子之祿仕也貴以醜厚而不甘於淡泊蓋胥失之而君於此時就微祿之養而無所慊此非士之善守而不變者乎是以於今日之請亦執筆而不辭也昭自望江宰進秩新會尹以憂家居明年復進士科而時昉方居廬讀禮不廢云

銘曰

猗歟儒家世抱其書業成弗施君子所瘡身有不居而在其子揚於王廷出宰百里聖恩厚深培本益源象笏朱衣父子後先廉而能官教忠有道著銘表阡來者視儆

鮑君實墓誌銘

將仕郎撫州路總管府知事鮑澄以至正七年三月十一二日上四月二日使其從子桂孫至崇仁求予作其考君墓誌銘知事之意豈不以予嘗待罪國史

而托餘生於屬邑是以來也不知集之老且病閑居之日久不足以爲人輕重雖然仁人孝子之於心欲有所表章焉其志可尚而不可違進其使人與之坐而問其爵里行事焉桂孫曰我大父諱鼎字君實嘗以處杭二郡史擢浙省理問史將遷浙東元帥掾未至而歿生宋景定辛酉歿於我朝之大德癸卯得年四十三至治庚申始葬於處州路龍泉縣雷音里先塋之次於是其歿四十有五年而旣葬二十有八年矣未授撫州之除始作菴廬於墓側配楊氏子三

人長溱海寧州都目次溥台州黃巖州吏目次澄也女二適山陰縣典史葉振之適唐興州判官汪從龍孫十一人桂孫最長將補龍興史椿孫杞孫杓孫棟孫梓孫擲孫松孫棟孫擲孫槐孫女九桂孫曰我大父爲杭郡史時適與王公仁甫偕予曰是也仁甫爲中書左丞御史中丞與予爲同朝嘗奉旨書其先世之事自其去杭時相識久矣然則其敢無以成澄之志乎從桂孫得故宋藝祖賜其先世忠壯公君福鐵券文則因錢元瓘之所請而賜也其官曰康時翊

聖竭忠守義功臣保順軍節度使洮鄯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西南北面招討使判湖州開府儀同三司特
進檢校太尉兼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洮州刺
史上柱國上黨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其誓詞曰怨
九死子孫五死曾孫三死後裔謀殺人特與該赦如
不依天不蓋地不載國勢傾危嗚呼其詞亦苦矣又
云君福從元瓘歸宋自以其國貢賦無藝民不堪命
盡焚其籍令有司別具中法以進案史錢氏之初淫
侈奢僭民間雞魚卵殼家至日取責負者於庭而笞

之數簿狎至積筭責負至百數十以此推之其虐極
矣君福蓋素知其失人心而不能有其國者正在於
此元瓘之歸在太平興國中歷真仁之世而錢塘等
郡遂為富庶之樂土君福之惠其可忘哉當宋初其
子孫已有列位郎官禁衛州郡者同時十數人陪臣
之家其盛亦罕比矣景德中當舉進士以職方守湖
州世其官卒贈禮部尚書而門戶益光耀矣其族人
散居湖杭餘姚多貴顯至熙寧間有諱輝者以母老
致仕及服闋天子賜之詔曰始以母老懷土求去親

養既畢能無意於用乎除兵部郎官今處州之族則其分也於乎昔宋人重進士舉而鮑氏子孫力以進士顯固陰德之所致也我國家用人之法其途甚廣由吏業爲郡府推擇以至臺省爲宰輔仕宦之正途如王公仁甫其人也今澄兄弟皆以文史發身陰德之效嘗因時制之所重而見焉鮑氏之裔其有勃然而顯者乎尚以待諸將來之執筆者銘曰

天之所相陰德爲重聚歛培克民所深痛鮑氏之先從越歸宋知其舊國糜爛肆縱渙羣有丘哀是貨總

去其害籍約數上送民之休息適此之用左江右湖海輸山貢于二百年樂是康共宋中興進士以進士與衣冠相望奕奕繩繩肆在我朝儒弛是懲總核文理達材成能法律爲師罔不率承積學入官歷階以升厚德所存無間玄會縉雲之墟雷音之陵封之若堂斯文可徵

故羅坊征官劉君疇墓誌銘

江西行中書省檢校史劉璩將葬其親而刻石於墓也得前進士同知永新州事王君充耘述

其家世行事讀者慨焉噫故國名臣遺族之子孫歷變故憂患之極生不及前代之盛是以其才無以自見為祿仕庶幾遺緒之可知其為志亦已難矣 國初未有進士舉而用人之法自郡縣吏可以馴至卿相是以儒者或俛焉後之雖其至不至有不齊而得以行事見其才則世所共歎而君子之所與也按劉氏譜本成紀人徙開封之祥符彥誠仕五代時為漢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子捷孫珪有官戎行珪子惟亮惟

亮生清清與故武泰軍節度使武忠公錡從兄弟也從宋南渡武忠有戰多勲勞丐王室而族貴以大清生彥誠齊居番易彥齊生一公一公生亮溫亮溫生彥明彥明生琛文琛生湛湛生迥迥生棟棟生疑疑生潛貢進士天瑞百餘年傳世已十餘番易諸孫二十四房列屋而居居各有門門之制皆因一品之舊郡人謂之排門劉氏天瑞生士貴官承節即娶江氏則故大師左丞相益國文忠公諱萬里之女弟也以丞相

恩封安八生子斗元以丞相甥薦為鄂之蒲折
尉斷楊橋有功升荆門當陽令用丞相思換文
資調光化軍司戶升從政郎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路坑冶鑄司檢踏官分司鉛山進承直郎江
淮都大坑冶帳管文忠以退相居番易城中
國朝兵至破其城以入文忠與其弟朝請大夫
萬頃坐水亭上帳管侍側軍中傳令生致江丞
相索者至丞相義不受辱與其弟俱赴亭前止
水死而帳管被執見殺家人無子遺事聞行在

所丞相贈官定謚帳管得改官添差信州通判
蓋不知其死也時帳管之子振宗在建昌外家
獨生嘗以丞相賀幼主登極奉表恩奏補登仲
邱內附後以儒業自隱而與諸名士遊若翰林
學士清河元文敏公明善翰林侍講學士曹公
元用尤相知愛用太子詹事劉雲卿薦教授龍
興以終生寀字君疇則璩之父也君疇世儒業
有材畧不忍為迂闊欲見諸行事蓋以為不擇
祿而仕者庶幾可以及人也為郡守所推擇歷

吉撫江三州史稍遷佐宜黃新建兩縣吉水州
總文書為諸曹長積年勞當得官會延祐著令
以吏入官者止從七品君疇曰吾俛而從吏事
而上之人待之如此去之十年會令改乃得吏
部奏名調臨江羅坊征官居數月而歸未幾
而卒在撫時有告屬邑人反者守將且勒兵出
君疇疑告者妄詰之果妄又有以強盜繫獄者
五獄成矣君疇閱其實疑盜所得徒弊布衣耳
白長官乃夜共為捕奸者捕不獲奸者家以盜
告之既得實釋之前瘦死者二人矣後十二年
之宜黃有拜馬首者自云公所釋囚也不然寃
死久矣自撫檄攝龍興庾受米平斗角略無所
取於民故江西行省叅政胡公漢卿方為寧州
判官率其民以賊來上民無羨費吏無苛苦甚
異守庾者所為及在新建胡公為叅政下令曰
劉案有欲請新建事者聞吏勿呵徑得取決堂
上憲使密蘭尤嚴明待君疇者一如胡公新建
劇縣在大府下決訟如流水上下莫敢易之終

更無何譴在吉水時長吏佐貳與奸黠吏好變
亂黑白君疇持其平無闕政心疾害之莫能加
損民間有兩造者不決求決於庭願留決於君
疇耳部使者至輒是君疇去之日闔郡民持酒
剪綵為幟以留之徧布江渚之上越境乃止傍
近前後事者未有得此於民也羅坊一闕之市
征稅常不及額至強民以足其數君疇為之三
月足常行之外得鈔五拾定告其人曰吾小試
吾才耳其要先公不及私而已吾去矣留此以

遺若等後有不足則以補之吾不取一錢耳
等亦無以自私也明日遂行嗟夫名將之後家
世之遠欲見其才而可錄者僅如此世之遺才
可勝計哉君疇娶鄧氏生四子而璫獨存孫男
四經和童保保頑童女二君疇生宋咸淳癸酉
之九月卒以至正癸未之六月葬于建昌州豐
安之斛源則明年正月十一日也君疇善與人交
如其父其人相知者故治書侍御史張公孝
錫今監察御史李唐卿張國楨燮里溥化書翰

處士唐德鄉墓誌銘

聖天子在上天下治平自宰相至于內外百執事成
率厥職而郡縣吏有民人社稷之寄職思其憂罔有

遺缺而含養生息地廣物衆則又有知義之士以其
充羨餘裕為其所得為者故當有所錄以示之勸也
予遊豫章栖會靈之仙館館之老人為予言曰大府
所在列郡之所趨百貨之所交鍾鳴鼎食舟車往來
非有求於吏祿則相尚於勢聲者也孰知古君子之
可尚者哉於此有唐君焉自富州之大順鄉甘虛里
入城府以居乃能卜隣於下榻灌園之間其志豈不
可尚乎當庚午之饑也標掠蜂起人將流亡乃能出
其私家之力執為梟者五人以送官而於挺之害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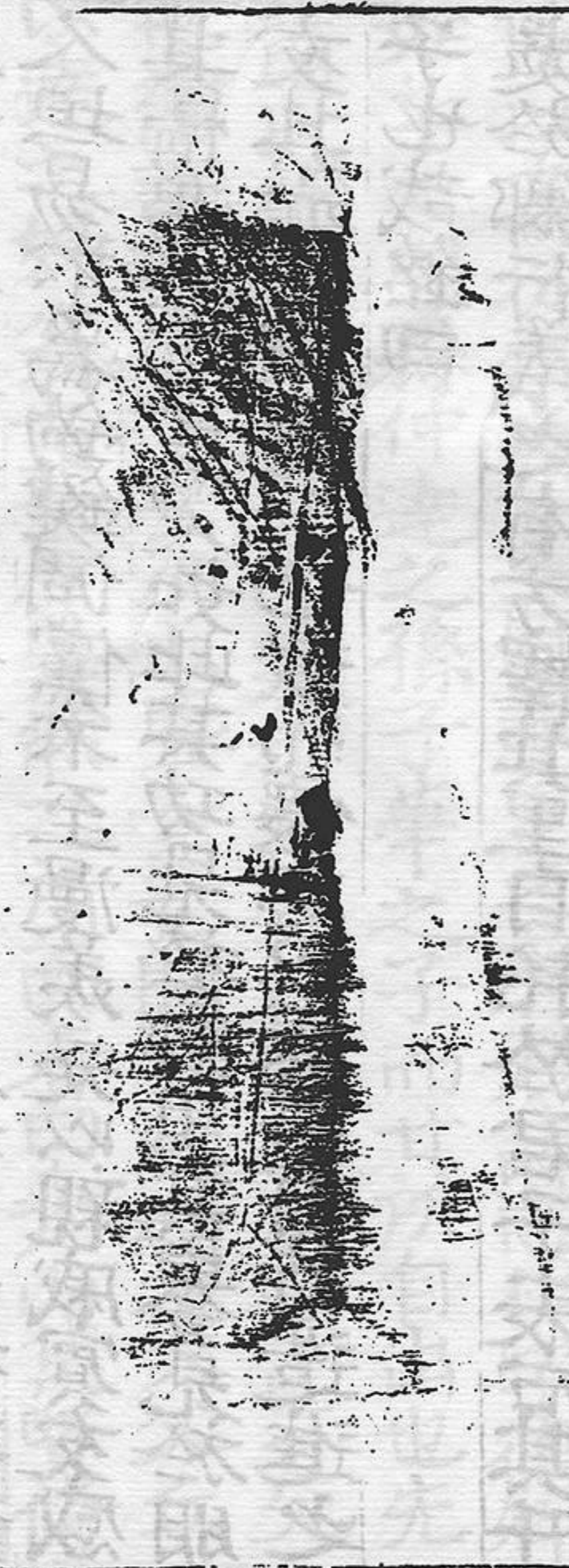
資爲食者千斛而羸孳之生存保助扶持以待曲盡樂
於法當受官賞守令舉常比臬司覈實狀而賜之爵
以爲非初志弗受也臨川之西津屬縣上流至是而
大春夏病涉新蒔穀粟凡物之適市待以日用者早
入暮還履袂相接官府商旅之行尤不勝計有操舟
者十數人每乘漲要阻以求利行者病之乃能以私
財市材木具舟數十貫以緼絳加以縮板隨波上下跨乎
東西如駕空如踐平實又割田租百斛以備補葺而馮
險要人者易業矣其途接比廣信益脩易其道路至上

清龍虎山嗣漢張天師之所居天師嘉其功騰其名集賢
院以爲從事弗受時論多之唐君諱志仁字德卿
如辛之曾孫仲達之孫子華之子而甘所自出也先
蕭氏繼王氏之夫學進士業克已脩己及導己之父
也循詩教添丁安汝止暨素素關關絢絢之大父立
以達之婦翁也其居巖然之所面者曰堯山集賢脩
撰前進士同同書而表之曰南山撫州路總管府推
官前進士楊景行擬諸輞川圖書賦詩而表之德卿
元貞乙未生生四十五歲而歿歿於仍至元己卯之

歲以至正壬午四月二十日葬于臨川縣明賢鄉之
黃原者也鄉先生趙德狀其行曰德卿承上世之謹
厚涉勞苦知敦本尚儉以豐其家約於已而裕以待
人坦易不為鉤鍵倜儻不至漫羨是以親戚賓友感
其情遇焉噫為人如此其功見於鄉里其譽見於朋
友其亦君子之人也哉而懷志以歿其有待造進之
子也哉銘曰

處於鄉行義之有方擇其里自托於君子表石其阡
可以千年

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七



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七
黃原者也鄉先生趙德狀其行曰德卿承上世之謹
厚涉勞苦知敦本尚儉以豐其家約於已而裕以待
人坦易不為鉤鍵倜儻不至漫羨是以親戚賓友感
其情遇焉噫為人如此其功見於鄉里其譽見於朋
友其亦君子之人也哉而懷志以歿其有待造進之
子也哉銘曰

